

委员 笔记

读书带来气定神闲

黄国柱

眼下因为疫情防控，很多人居家待着，怎么合理利用时间，每个家庭恐怕都有自己的方式。

家里有个上幼儿园小班的小孙子，为保护他的眼睛，也防止他从小就沉迷电子视频娱乐，大人带头，很少看电视，也克制上网、玩手机。

对于像我这样几十年与文字打交道的人来讲，当然还是读书。琢磨着，正襟危坐地读书，有一点仪式感，起码对孩子也是一种有益的熏陶。由此，再循循善诱地教他背些《三字经》《百家姓》唐诗宋词之类，就更好了。

这样的读书，似乎有点形式主义“装”的味道，也功利得很。一转念，关于读书，几千年来，什么时候不功利呢？从古代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到读书科举、金榜题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还有颜如玉”，从我们这一代人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到披荆斩棘恢复高考；从大学毕业包分配，到市场经济双向择业……或为了考个好成绩、谋个好前程，或为了职业岗位的刚性需要，都要刻苦读书。我年轻的时候，曾因工作任务重，再加上要按按时完成读书评论的报刊约稿，累病交加，终于倒下，险些“壮烈”，所以对此刻骨铭心。

等到退休，时间有了，新矛盾又来了。网络时代，人们的注意力被大大地分散，很难静下心来读书。移动终端、社交平台特别是智能手机上的即时互动、视频图片、搞笑段子，还有网络游戏、弹幕扑面，滚滚而来，让多少人欲罢不能，躲闪不及，几成“洪水猛兽”。传统阅读的空间和时间，都被大大地挤压。对孩子们来说，《三字经》《百家姓》唐诗宋词等等，暂时恐怕敌不过网络动漫游戏的吸引力大。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就写过一篇题为《人们为什么不读书了》的文章，将此现象归因为“教养主义、权威主义风潮逐渐消退”。“唯有读书好”的神

话时代已然寿终正寝。

对此，小孙子的“80后”爸爸妈妈也认为，对于现今的年轻人来说，读书破万卷、死记硬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网络时代，绝大部分的知识典故、名言佳句，甚至伟人传记、战争历史、天文地理……上网一搜都能找到，何必费那个劲呢？

表面上，他们的看法很普遍，似乎有点道理，但其实失之偏颇。互联网作为人类文明的新成果，极大地拓展了知识积累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了人们获取一般知识的便捷和效率，是一个十分管用的工具。但是显然，网络上的知识和信息，散落在巨大数据平台的各个角落，有着碎片化、零散化的特征。有些属于自媒体的一孔之见的所谓“答案”，往往以偏概全，甚至逻辑混乱、自相矛盾，并非权威的解答。而人们掌握知识、形成思想观念，一定需要准确性、权威性、系统性、完整性的信息作为前提的。一个十分著名的作家朋友，在一次演讲中说，“有了网络后，人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比从前储存更多的有用信息；没有网络前，傻瓜似乎比现在在少。”

设身处地想想，他希望人们重视发挥文学的作用，多读书、读好书是有道理的。一本好书、一部优秀的著作，往往是作者殚精竭虑、苦苦求索、多年钻研积累的结晶，要得到出版社甚至权威的学术机构的审核认可，方能面世。它挟带着作者内在的精神、气韵、神采，也叫精气神。其中的“气”，也可以理解为约定俗成的“气场”，能够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很多读者，都有过一本书“爱不释手”，不惜彻夜攻读，一口气看完的阅读体验。记得当年还是一名年轻士兵的时候，好不容易借到一套《静静的顿河》，从执行任务的军列上读到宿营地，一读了几千里。沿途白山黑水辽阔的大地，又与书中描写的自然景致那么地相像（至少在我的心目中是这样），一周时间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四大本书就读完了。

这种吸引力、凝聚力、冲击力，是书中展现的新鲜知识、深邃思想、生动语言、精彩故事、鲜明的人物及其坎坷命运……综合产生的。当其中的人物故事与读者自身的命运、纠结、苦恼、思考等等相类似、相契合的时候，那么巨大的共鸣就应运而生。像《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巴黎圣母院》那样的世界名著，打动过多少读者！以至于为了书中人物命运而哭泣、而悲伤、而同情、而惋惜、而遗憾到不能自持的情形屡见不鲜。因为一本书而让人醍醐灌顶、幡然醒悟，进而改变世界观、指引人生新方向的也不乏其例。比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这样的大书巨著，就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类的前途命运。

然而，人生苦短，精力有限；书海茫茫，良莠难辨。要选出一本真正有价值的书来读，来丰富自己、指引人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除了靠学校老师、传统媒体、网络平台的推介，周围朋友圈子影响也很重要。但读书本质上是“一个人的事业”，要独自面对书籍，独自面对内心。归根结底还要靠自己觉悟，主动去登“书山”，自觉去蹈“学海”。

寻到好书，只是开始，真正读懂读透，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比如《红楼梦》，宝玉说“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原以为只限于青年男女的爱情忠贞表白，后来才悟出这句话还蕴含着现世美好众多，须放下执念、作有限选择的哲理。至于下旬“沧海万顷，唯系一江湖”，初读《红楼梦》并无印象，网络上也一时搜不到。要找其出处，看来还要再读一遍《红楼梦》。这就是不同年龄段不同的阅读理解、阅读需求和阅读体验。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他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希望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当下，读一些自己喜欢、年轻时

没有读过或读过但没有读懂的书，天马行空、想入非非，回顾过去、总结人生，未尝不是一件很愉快的、说不定能益寿延年的好事情。读书读到精妙处，自然会沉下心来，平心静气，屏息凝神。文化的清气、美和善的香气、真理的勇气、正义的霸气……弥漫在书房之间，这不就是“浩然之气”吗？这种体验，与其说是今天才有的感悟，不如说是年轻时的愿景和期待，肯定是多年努力、积累的水到渠成。

疫情中有一个段子，说是在各地疫情流调结果中，没有一例出现在书店里或图书馆中，“这个地方最安全”，暗讽现今读书的人越来越少。疫情防控期间我不止一次去过书店，购书读者并不少，而且大多气定神闲、安静自若，确实是个好去处。其实，不必担心网络会完全取代、消弭人们的读书活动。对于我们这样有几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从竹简到纸质再到电子，方式变化不小，阅读本质未变，读书的传承一天都没有停止过。网上的许多大咖，凡讲得精彩的，无不是博览群书之辈。更何况，纸质书籍还有其版本装帧，其魅力又是独特的，网络版、电子版无法替代。

我建议合适的时候带小孙子去书店感受一下，他的父母欣然赞同。因为我们基本达成了共识：网络上，手机要玩，书更要读。

此文完成时，正值五四青年节。作为“50后”的我，确属无意巧合。但还是真诚希望这个本来是家里人的小小共识，能与青年朋友们一起共勉共享。

（作者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名家 笔谈



作者（左）与谢辰生先生

和谢老的第一次见面

怀念谢辰生先生
张柏

惊悉敬爱的谢老今晨仙逝，悲从中来，非常感伤。谢老是我国文博领域的老领导、著名的文博专家，他为我文博事业的发展奉献了一生，功绩卓著。他的病逝，是我国文博事业的重大损失。

谢老1922年7月出生，今年正好100岁。他说，我这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就是保护文物。他多次说，我一直坚信保护文物就是守护国家。他是中国文博理论的奠基人，孜孜以求，笔耕不辍，深入实际，扎实研究，在文物定义、文物工作方针的内涵、博物馆的提升、社会文物的保护、保和用的关系以及两个效益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方面，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文博理念和理论体系，为文博事业的发展，特别是管理和法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是中国文博法规体系建设的创始人之一，1949年，新中国第一批文物法令就是他参与起草的。此后他成为新中国一系列文物法规制定的主要参与者和执笔人，被誉为“文物一支笔”；1961年，参与起草《文物保护单位暂行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1963年，参与起草《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革命纪念馆、历史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修缮暂行管理办法》；1967年，参与起草保护文物图书有关文件；1972年起，参与起草修订我国第一部文化领域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他呼吁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引起中央高度重视，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颁布。

他是祖国文物的守护者，今天我又翻开了《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一书。谢老那些为保护文物奔走呼号的情景又展现在眼前，他一次次直言上书，一次次对有关方面的呼吁，一次次力挽文化瑰宝于危急之中，许多文物古迹、历史街区、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得以保护、传承。《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一书反映了谢老对文博事业的重大贡献，有宏观的和具体政策方面的，有长远的也有现实的；也反映了党和国家对文物和文物保护的高度重视，对专家学者的由衷关怀和尊重。

翻看谢老的书，我想起了许多和谢老在一起的往事，特别是和他的第一次见面。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我在朱家溇先生的指导下，正在故宫图书馆，为清官留下来的一直没有整理的线装书做卡片。这段时间，除半个月前罗老（罗哲文先生）来过一次，基本没有人到旧书整理办公室来。这天谢老来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谢老。进门后他和朱老互相亲热地打招呼，显然两人是非常好的老朋友。我赶快给谢老拿了个椅子，待他坐好后，朱老和我说：“咱们也休息一会儿吧”，并给谢老和我做了互相介绍。那时谢老在文物局工作，是著名的文博专家，我早就知道他的大名。我赶紧给二老倒了两杯茶，他们开始坐下来聊天，我便当了旁听和服务员。大约有个半小时，傅连兴先生也来了，他是故宫古建部的主任，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成员，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他。原来他们3位约好了，要一起去故宫乾隆花园。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朱老对傅先生说：“小谢这次来是小罗请他来的，他这次来很重要，他和小罗一起呼吁，乾隆花园维修立项就有希望了。”后来我和谢老在一起工作40来年，深感当时朱老说的这句话是实话。

三老让我跟他们一起去乾隆花园，我很高兴，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他们边看古建边谈，看了近两个半小时，快到下午12点才结束。我边服务边旁听，被他们谈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了，后来回忆起来，那天我真是偏得，听了一次最高级的课，而且是3位大专家给我一个人讲。他们谈的内容很丰富，主要是找古建筑的问题，一些建筑的使用功能以及故宫的保护，特别是乾隆花园的保护，也谈到宫廷礼仪制度。由于听了这一课，后来我多次去过乾隆花园，还查阅资料学习。因此，直到现在我对乾隆花园还是情有独钟。

傅老给大家介绍说，乾隆花园的名字叫宁寿宫花园，位于北京故宫宁寿宫区的西北角，建于乾隆三十六年到四十一年，共用6年时间才完成。花园南北长160米，东西宽37米，西靠宫墙，东临宫殿，占地面积5920平方米，建筑布局精巧，组合得体。当时三老说，乾隆花园是宫廷花园的典范之作。花园分为四进院落，按南北两段轴线布置，衍祺门经古华轩、遂初堂至耸秀亭是南部轴线，萃赏楼经碧螺亭至符望阁为北部轴线。结构紧凑、灵活，空间转换，曲直相间，气氛各异。园内有建筑园二十几座，当时谢老对朱老说，小罗他已经来了多次拍这些建筑，每次都觉得拍不够、拍不完。他后来多次说，故宫乾隆花园的二十几座建筑，类型丰富，大小相衬，因地制宜，在平面和立面上采用了非对称的处理，在制度严谨的禁宫之中，尤其显得灵巧、新颖。那天谢老问朱老这些建筑的功能，每个建筑的最大特点是，轩内天花板并不是传统的彩画式样，而是楠木贴雕，这种样式在故宫以及其他皇家园林中极其少见。而倦勤斋是整座乾隆花园中最精彩的部分，室内由明殿、仙楼、佛堂、戏楼等组成，空间不大但是却有二层，其实是江南的一种模式。乾隆也特别爱玉，在倦勤斋里就有2600多块和田玉。里面还有竹丝镶嵌，用数以万计半毫米粗的双色竹丝，镶嵌成吉祥图案，图案规整精致，光线充足的时候极能呈现华美的立体效果。乾隆皇帝很喜欢江南，把所有爱的东西都放到倦勤斋里，他曾经六下江南，倦勤斋就是他的江南。我记得，谢老当时对朱老和傅老说，乾隆花园中有许多可移动文物，这都是根据乾隆皇帝的意愿或者是建筑的需要放进去的，它们已经是乾隆花园这个大文物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不应该离开乾隆花园，离开的话应当尽可能找回来。朱老特别赞成谢老的意见，他说，乾隆花园是这些可移动文物的母体和家，怎么能离开呢？先生的意见多好呀！他们的谈话虽然很朴实，很容易听懂，但是却深刻地揭示了在文物保护中，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的科学关系，这是各类文物建筑保护的基本原则。我第一次和谢老见面收获颇大，永远难忘。

谢老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和他在一起工作40来年的经历故事、他的音容笑貌总是展现在我的心中；谢老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理论、成果、功绩、精神以及融入他一生的高贵品德，是留给文博事业以及继续这个伟大事业的后来人们的一份宝贵的遗产。让我们保护、继承、弘扬谢老留给我们的这份宝贵遗产，全面落实中央文物工作方针，努力奋斗，扎实工作，去迎接新时代辉煌的明天。

2022年5月2日
（作者系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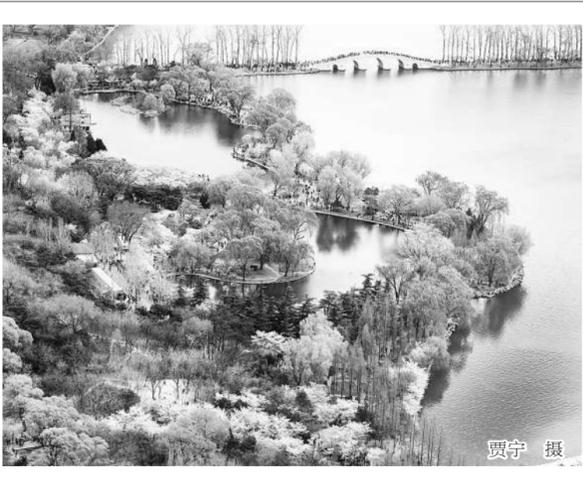
行者 抒怀

对于食物，人是有记忆的，因此有人说，故乡就住在胃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人的饮食和味觉都是由自己从小生长的家乡水土所决定的。不同地域的人有不同的饮食习惯和喜好；反之，不同的饮食习惯和喜好又能验证出不同地域的人。所以，有人说，乡愁就在每个人的胃里。人们在离开自己的家乡后，到了异地他乡，经常会感觉水土不服。这种水土不服，首先或者主要的表现就是对饮食的不适应。广西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她每次出差都要随身带上一包本地的食盐，到了他乡，就拿这包盐冲水喝，这样很快就能适应当地的水土。人们常说，故土难离，据说当年背井离乡、漂洋过海的侨民，都要随身带上一包家乡的泥土，到了异国就用这包土冲水喝来解决水土不服的问题。古代的官员被外放派遣到异地去任职，特别是被流放到边远之地去时，都要带上自家的厨子，这样就能吃到家乡风味的食物，既解乡愁，更可去水土不服之忧。

信宜位于广东西南部，接近祖国的最南端，正所谓“天南海北”，自古以来便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对于古代的官员而言，这里偏远容易造成水土不服，同时，与当地居民亦有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古人是很忌惮到信宜这样的地方去任职为官的。但是，如今的信宜，却全然是另一番新模样，植被繁茂，风景宜人，天清气爽，可驻足深呼吸，可信步慢生活。

“一块石头一座山”的石根山、一片



贾宁 摄

华夏

钢竿子，前端用铁丝拧成两个大小正好可以夹住李子的圆环，手柄处则安上一个剪刀状的按压器，通过铁线将前端的铁环和底部的按压器连接起来，只需按下按压器的把手，前端的铁丝环便能自动开合，可以自如地将高处树枝上成熟的果实摘下。这让我回想起小时候每年初冬蹬在微凉的河水里打捞成熟的番石榴的情景。为了摘取高处的番石榴，我们在一根长竹竿的顶端钉上一颗铁钉以钩下果实。每日清晨，天蒙蒙亮，我们弟兄们便开始爬上番石榴树，或者用手摘，或者用简易的钩子将果实钩落，让其“扑通”“扑通”掉进树边的小河里，另一个人则在河流的下游，拿一只大澄纱网候着，等那些漂浮在水面上的黄澄澄的果实漂流而至，再像渔夫捞鱼一般一个个将其“捕获”。每日清晨，我们准能收获十几斤甚至几十斤的番石榴。在太阳出来前，母亲便将这些果实挑到集镇上去出售，虽然一斤番石榴只能卖一角两角钱，但在那时，这三五元钱的收入却足以补贴我们一家6口日常的油盐酱醋等方面的支出。当时，我们就缺乏像摘三华李这样的神器。回想过去，看看如今的钱排人，果然是技高一筹。

李朝全

南国香雪

我们品尝到了三华李的一种独特的吃法：将砸裂开来的新鲜三华李和削皮切片脆爽的芒果拌以少许的辣椒盐——当地人称之为椒盐。我试着取食一颗，竟品尝不到多少酸味，却有一种微辣而略带成酸的甜味。这，大约就是人们常说的“五味杂陈，滋味莫辨”吧。在我看来，这种吃法可能与当地地处热带气候湿润，饮食需要适当增加辛辣、盐分有关——在我的老家福建，有时为了去除新鲜水果譬如鲜荔枝中的苦涩味，也会加些食盐捣碎搅拌，但吃这种“椒盐三华李”，对于我和大多数人而言却还都是平生第一次，令人耳目一新，尤感难忘。

到了中午的饭桌上，我们又体验到了一种新的吃法：三华李爆大肠。用猪大肠和新鲜的切开了的鲜三华李爆炒，炒熟后的三华李酸涩可口，正好中和了大肠的腥臊，二者滋味结合堪称一绝，成就了当地的一道必尝名菜。

在信宜，在钱排，三华李无疑是个宝。人们对三华李的食用方法，也有自己独特的研究与创造。这大概就是“舌尖上的中国”，是中国独特的饮食文化的创造力吧。

三华李源自广东东北部的翁源县三华镇，在明朝嘉靖年间史籍便有记载，距今已有500年的种植历史。20世纪70年代初，信宜钱排开始引种三华李，通过试种、扩种、改良、再扩种和品牌打造各个阶段，成为千家万户致富奔小康的主导产业，实可谓“一颗李子富了一方百姓”。

三华李在钱排镇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妻子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三华李原产于翁源县三华镇，但是其涅槃蝶变却是在钱排。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由树及人，想想我们每个人，不亦如是乎！人道是：树挪死，人挪活，或许一个人人才在某地未必能才尽所用，但倘若换个位置换个立立的土地，也许就能实现人生华丽的转身……

人的味蕾确实是有记忆的。三华李这一南国佳果，让我从此记住了钱排，记住了信宜。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